

抗戰藝術叢書

第七號人頭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胡紹軒著



抗戰戲劇叢書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胡 紹 軒	抗戰戲劇叢書之一	第七號人頭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 0.25

抗戰戲劇叢書之一

第七號 人頭

胡紹軒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我們不做亡國奴（一幕三場新型劇）…………… 1

第七號人頭（三幕舞台劇）…………… 27

我們不做亡國奴

——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一幕三場農村抗戰新劇)

時間：一九三八年某日下午

地點：臨近戰區的某鄉村

人物：宣傳員

老婦

農夫

金姑娘

收捐員

催徵員

甲長

敵軍官

敵兵

某兵

難民羣

某翁

其孫

佈景：一座簡單的廟會舞台，或臨時在一個

廣場上，用幕布圍成的一個露天舞台上，台的左後方有一所破破舊舊的民房，房門口就是一條大路，門前靠左方除了一個可以當作座位用的草墩或者是一塊大石頭以外，別無一物。如

能就鄉村大路旁邊的真實茅房或小市鎮和村莊裏面一家門前有廣場的真實民房爲背景，兩頭用幕布遮着，前面再掛上拉幕，則更妙。

幕啓：幕布還沒有拉開的時候，演員「宣傳員」就出場了，他從幕布中間鑽了出來。

宣傳員：各位先生，今天是××（團體的名稱）在這裏演戲，現在，趁這個戲還沒有開幕的時候，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各位說幾句話。首先我要向大家報告最近的時事。中日兩國的戰事打得怎麼樣了，我國有着如何的準備，世界其他各國對於中國是個怎麼樣的情形。我想很簡略的向各位報告一下。現在可以分做幾點來說：一、……二、……

三、……（就最近的時事，臨時插入，要簡明扼要。頂好能繪一二地圖，如戰事形勢，世界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地理等，在演講時臨時掛用。說完，接着：）此外，我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要向各位說說。前幾天，我碰着一位老百姓，他問我：「先生，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比做一個亡國奴，好得了多少呀？」我當時聽了他這話，非常難過！他并且還說……

（他的話還未說完，幕布內的銀笛已經吹響了，於是他即忙閃在一邊。）
（幕帷慢慢地拉開了，一位老婦站在門前，她的年紀約五十歲左右。她正對着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女孩在問話，這女孩就是他的女兒，名字叫金姑娘，長得結實，聰明，美

覽。）

婦：後來呢？

金：……（在哭泣）

婦（急）快說呀！哭什麼呢？

金：後來，後來我就下山來了。

婦：羊呢？

金：羊，我帶下來了。

婦：你數數沒有？

金：我數了。

婦：有多少？

金：我數來數去都只有九個。

婦：怎麼只有九個呢？這怎麼辦？

金：……（在哭泣）

婦：（急）還在哭，趕快去找呀！

金：我找了半天。

婦：有沒有一點痕跡？

金：痕跡倒有，我在樹林中看見一滴血。

婦：（驚）什麼！一滴血！啊呀！一定是被狼咬死

拖去吃了！

金：我也是這麼想。

婦：你也是這麼想！虧你還說得出口，這麼大

個人了，連看一羣羊都看不住。

金：起先，我一步都沒有離開牠們，後來，張家

灣的三姑娘在揀柴，她喊我去說了幾句話，

等我回頭的時候，就少了一頭羊了。

婦：還在說，還不趕快去找我看，看有沒有狼吃

剩了的羊肉。（金姑娘下，婦望着她，一個

收屠宰稅的收捐員王先生夾着一個皮包走了

上來。）

王：（喊）劉太婆！

婦：（回頭）哦！王先生！王先生！請到家裏坐吧！

王：不必，不必，我問你，你們這兩天宰羊沒有？

婦：沒有呢？王先生！

王：（懷疑地）哦！沒有嗎？怎麼我剛才從你院子外面過，看見裏面只有九個羊呢？前些時

我看見不是有十個的嗎？

婦：是呀！王先生，我剛才還在罵我那個小「冤家」金姑娘呢，她不知怎麼一下不留心，被

狼拖一個跑了。

王：被狼拖一個跑了！哦！（略停）我看未必吧！

聽說這個後山裏面並沒有什麼狼呢？

婦：王先生，未必我還騙您不成！

王：這不是騙不騙的問題，即令是騙，也騙不着

我們收屠宰捐的人。當然，也有人玩這一套把戲，私宰不報，不過，我相信你們是決不會的。何況一隻羊的屠宰捐就只有三角錢哩！唉！你說是不是？

婦：怎說不是呢？我們決不會幹這種不要臉的事！

王：不過，你們家裏少了一隻羊，却很奇怪！

婦：王先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被狼拖去了！

王：這個，我不相信。

婦：（有點不耐煩的樣子）你不相信，有什麼法子想呢？王先生，少陪，我要進去弄飯了。

（掉頭就走）

王：（即忙叫住）喂喂！劉太婆！

（劉轉身）

王：我們的話還沒有談完呢。（也有點不耐煩了）

你知不知道私宰牛羊要加十倍受罰呀！

婦：怎麼不知道呢，可是我們並沒有私宰。

王：（大聲）沒有私宰，沒有私宰，羊到那兒去了呢？

（婦正欲說話的時候，她的女兒金姑娘從去路上）

金：（哭泣着）找不着！

婦：（對王）可不是，她說她在樹林中看見一滴血，我叫她去找一找，看有沒有狼吃剩了的羊肉。現在連吃剩的羊肉都找不着。誰還騙你呢？

王：（冷笑）這一套把戲，不要在我面前玩。

婦：（急）難道我的阿金被我罵得哭也是假的嗎？

王：（冷酷地笑着）這個不難呀，你們可以先商量好呀！

婦：笑話，爲了三毛錢，我去折磨我的女兒？

王：現在長話短話都不說，你家裏少了一隻羊是真的，至於說是不是被狼吃了，這個當然不能相信。現在是這樣的說法，每隻羊的屠宰捐是三角，你們私宰不報，罰十倍，是三塊。現在你們拿三塊錢來！

婦：（怒）沒有錢！

金：（懇求地）王先生，這真是冤枉！

王：我不同你們講，（對婦）你的兒子劉老大呢？
（婦不應）

金：王先生，我的哥哥去賣布去了！

王：好好，回頭等你哥哥回了，我來和他講。
（卽下）

婦：講，講什麼，我們就該倒霉，羊被狼吃了還要罰三塊錢。

(對金) 都是你這個鬼害人!

(金無言，低頭哭泣。甲長上。)

甲：劉二孀!

婦：哦!是甲長!甲長，你看我多麼倒霉，一隻

羊被狼吃了，收捐的王先生還要罰我們三塊

錢!(對金)都是這個「鬼」害人。(吼斥)還

不進去，看看飯熟了沒有?把菜煮好!

(金姑娘由屋內下)

婦：(對甲長)甲長，你看我們多麼倒霉!

甲：(走到屋左邊的一塊石頭或草墩上坐下)倒霉

有什麼法子想呢?劉二孀，你趕快去把這個

月的保甲月費拿給我，我還要去看點事。

婦：(懇求地)這時候家裏沒有零錢呢，甲長!

甲：一角五分錢都沒有嗎?

婦：連一角錢都沒有呢，甲長，你不知道我們這

些時多麼爲難。

甲：你們最近織的布呢?

婦：老大今天挑進城去子，大概可以賣得幾個錢

吧!

甲：那，等劉大哥回了叫他送去好吧!

婦：好!我等下叫他送來。

甲：(起身)我走了。

婦：你不到家裏坐下嗎?

甲：不了。

(甲長正欲往來路下，適逢其會，農夫劉老

大挑着一担布[或馱一捆布]有氣無力地走了

上來。)

甲：哦!劉大哥回了!

劉：回了!張，你吃了飯沒有?

甲：吃過了。生意好吧?

（劉：搖頭，把布担歇在旁邊，無力地坐在布担上。老婦即忙走向前。站在他們中間。）

婦：怎麼樣？賣了幾疋布吧！

劉：他媽的，一疋都沒有賣掉。

婦：哎呀！那怎麼成哪，家裏等着錢用！

劉：賣不掉，這有什麼法子想呢？

甲：怎麼賣不掉呢？這很奇怪！有布還賣不出錢

嗎？你價錢不要叫得太高呀！

劉：價錢！根本就沒有講價，我走到一家，關了

門；走到那一家，大減價；有倒有兩家生意

滿好，可是都賣的是洋貨，我還沒有走進

去，站櫃的就說：「不要，不要。」這叫我有

什麼法子想呢。

甲：怎麼，他們光賣洋貨，就不要我們的本地貨

了嗎？

劉：誰還要我們的本地貨，聽城裏的人說他們這

些時所賣的洋貨，比以前的還要便宜一半。

婦：這是什麼道理呢？

劉：誰知道，只聽見人家說什麼「走私」，「走

私」。

婦：（對甲）怎麼叫做「走私」呀？甲長！

甲：嚇嚇！這個我也不知道！

婦：（對劉）你沒有問清楚嗎？

劉：問誰，我只問了胡老四，……………

甲：真的。胡老四呢？

劉：胡老四，他還不是同我一樣，挑了布回去。

我問他怎麼叫做「走私」，他說：「走私」

就是我們的布賣不開，我們的布賣不開就是

他媽的「走私」！

婦：（憂愁地）這怎麼辦呢？家裏等着錢用。

甲：哦！老大，我要走了，你把這一個月的月費給我。

婦：甲長，布還沒有賣開，那裏來錢呢？還是請

你綫幾天來吧！

甲：不成，這是公事呀！

劉：（伸手向袋拿出一角五分錢來）好吧，我今

天回頭在路上下吃了一頓飯，這裏還剩得一角五分錢，你拿去算了吧！

（甲長接錢，金姑娘從屋內出）

金：媽，飯好了，菜也快煮熟了，鹽呢？鹽罐裏

沒有鹽了！

婦：（焦急地望着他的兒子）啊！還要買鹽！

（劉老大慢慢地低下頭來，沒有作聲，老婦把視線轉到甲長的手中，甲長在仔細地驗着

那一角五分洋錢，少頃。）

甲：劉二嬸，老大，我走了！（由來路下）

（老婦，顫慄地，傷心地，一直望着甲長走了，才把視線慢慢地轉移到金姑娘的身上。）

婦：你進去！把菜盛起來！（回頭對劉）哦！我

還沒有告訴你，（顫聲）今天不見了一隻羊！

劉：（跳起）什麼，不見了一隻羊？

婦：被狼拖去吃了。

劉：怎麼被狼拖去吃了呢？（瘋狂般地，他又坐

到布担上。低着頭。慢慢地）這真倒霉！

婦：倒霉！剛才收屠宰捐的王先生來了，他說還

要罰我們三塊錢呢。

劉：（抬頭直瞪着他的母親）什麼，爲什麼要罰

我們三塊錢呢？

婦：他說我們是「私宰」了，要罰我們十倍。

政府去繳呀！

劉：（大聲）放屁，他媽的！人家羊不見了，還要罰錢！（略停，自言自語地）這個生活還能過嗎，聽說日本人快要打來了，（恨聲）

劉：（點頭）是是是！

打來了也好！

李：好好，我就走了！（下）

婦：什麼！日本人快要打來了嗎？（略停）也好，看「世界變一下」是不是會好一點，這個生活太苦了。這也捐，那也捐，大捐小捐，捐不過！

劉：他媽的，又是錢糧！

（一個催徵員李先生從下首走了上來）

婦：（長嘆一聲）唉！

李：劉老人，你在這兒！

金：（在內）媽，飯都端上桌了，你們來吃哪！

看「世界變一下」是不是會好一點，這個生活太苦了。這也捐，那也捐，大捐小捐，捐不過！

婦（大聲對內）就來了！（對劉）走吧！我們進去吃飯去！

（劉無力地挑起布担，跟着老婦慢慢地向內走。）

去吃飯去！

（劉無力地挑起布担，跟着老婦慢慢地向內走。）

（劉無力地挑起布担，跟着老婦慢慢地向內走。）

（一個催徵員李先生從下首走了上來）

走。）

李：劉老人，你在這兒！

（幕帷漸漸地合了攏來。）

劉：（立爲禮）哦！是催徵員李先生嗎？請到家裏坐。

（宣傳員即忙從幕布外的側邊走到中間。）

裏坐。

宣傳員：各位先生，我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那

李：（匆忙地）不，不，我馬上就要回縣城裏去了，我同你講，你那八升田的錢糧趕快到縣

一天，我碰着一位老百姓，他問我：——做

了，我同你講，你那八升田的錢糧趕快到縣

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比做一個亡國奴，好

得了多少？並且還說：——現在這個生活是太苦了，這也捐，那也捐，大捐小捐捐不過，日本人來了還好些，……就像剛才這個戲裏面的那位老婦人所說的一樣。可是，要知道：（熱情而有力地）各位，是誰叫我們的生活這樣痛苦的？譬如說吧，劉老大，如果他把那一担布賣了，不是就有很多的錢，能夠繳月費，而且也能够完錢糧了嗎？然而，他爲什麼賣不開？不錯，是受了「走私」的影響，什麼叫做「走私」呢？（略停）我可以告訴大家。「走私」就是走路的「走私」，「私」就是公家私人的「私」字，本來，外國的貨物運到中國來都是要完稅的，可是，現在那些不講理的日本鬼子們，強佔了我們的土地，把他們的貨物偷偷地運到我們的內

地來。這種不納稅的貨，我們就叫它「私貨」，這種情形就叫做「走私」。當然走私貨不納稅，成本低，價錢就賣得便宜；我們的土貨，——我們的國貨是要納稅的，所以就成本高，價錢貴。於是他們的貨物就可以暢銷，我們的貨物就沒有人要了。更加之一般奸商和一些不要臉的漢奸們專門替鬼子們販賣這些「走私」的洋貨；老百姓們也不知道這內中的情形，也都跑去買便宜的，弄得那些忠實的愛國的商家們，一點生意也沒有，只好「大減價」，只好「關門」。所以今後，我們只有大家聯合起來，不賣日本貨，也不買日本貨。（略停）至於說到捐稅的話，因爲公家替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好比辦學校來教育我們的子女，設軍隊和保安團來保護

我們的身家性命，這不都需要錢來開銷嗎？

捐稅就是公家的一種收入。當然，我們不應當繳的還是不繳，譬如羊被狼吃了還要我們

罰三塊錢，那三塊錢我們當然不出，要和收

捐的人說清楚，如果他一定還是要我們出的話，那他就是貪官污吏，對於貪官污吏我們

當然要大家聯合起來打倒他，剷除他。（很

誠懇地）各位，我們萬萬不能存着這個思

想——以為現在的生活太苦了，希望敵人打來。要知道敵人來了，那天，……（他的

話還未說完，幕布內的銀笛已經吹響了。於

是他即忙閃在一邊。）

（幕帷慢慢地拉開了。一羣難民挑呀馱的走

了上來）

子：（約二十多歲，在前）快點，爸爸！

父：（約五十多歲，忙亂地）來了，你媽呢？

女：（在內）在這兒，爸爸！（扶着一個年老的

婦女走了上來）

（他們很快的走了過去）

（接着一個老翁帶着他的孫子又走了上來，很匆忙地，老翁走去拍門。）

劉：老大，老大，劉老大，你們趕快跑呀，鬼子

們就要打來了！

婦：（打開門）哦！是周家老伯嗎！

翁：你們趕快跑呀！鬼子們打來了！

婦：唉！我們總是做老百姓，我們懶得跑！

翁：（懇求地）避一下好呀，劉二孀！

婦：……（不語）

（又走過一羣難民）

孫：（哭泣着）爺爺，我怕，快跑呀！

翁：(回頭)好好好，我們走！(卽偕孫下)

(緊接着又走來兩個難民，都是壯年模樣。)

甲：(對婦)劉二孀，劉大哥呢？你們怎麼不逃？

婦：我們懶得跑呢！(說完就把大門關上)

乙：(奇怪地)真奇怪，他們怎麼不跑？

甲：誰知道。

乙：只怕是漢奸吧！

甲：別管它，我們趕快走！

(甲偕乙下。少頃，一個敵國的軍官上)

敵：(自言自語)咦！怎麼一個人都沒有，都跑

哪！(跑去拍門)

(門打開了，老婦走了出來，她見是一個敵

國的軍官，他卽忙向前走了幾步，跪在地

下)

婦：(懇求地)老爺，老爺！

敵：你沒有跑嗎？

婦：(顫聲)老爺，我們沒有跑！

敵：好的，你起來！

婦：(起身)謝謝你，老爺！

敵：你說，是你們中國人好，還是我們大日本人

好？

婦：你們大日本人好。

敵：好的，我們大日本人好！你們家中一起有幾

個人？

婦：我們有三個人，老爺！

敵：好的，有些什麼人？

婦：除我以外，有一個兒子，還有一個……：

敵：你兒子呢？有多大年紀？

婦：他今年才三十歲，老爺！

敵：在什麼地方？

婦：（匆忙地，向內喊）老大，老大，快出來！

（劉老大走了出來，他一見敵軍官，起先有點害怕，接着看見他母親的笑臉，也就慢慢地釋然了。）

敵：（直望着他）你叫什麼名字？

劉：（直挺挺地）我叫劉老大。

婦：（笑嘻嘻地）喊老爺哪，老大！

劉：（向他母親望了一眼，回頭又對敵）我叫劉

老大，老爺！

敵：（很嚴厲地）你是便衣隊嗎？

劉：（惶恐地）我不是，老爺！

婦：（急呼）老爺！他不是便衣隊，他不是便衣

隊。

敵：不是便衣隊，那一定是壯丁隊了。（摸手槍）

婦：（急）他不是，老爺！他不是，老爺！

（劉想逃走，剛到門邊，被敵吼住）

敵：（大聲）站着！（以槍比之）過來！

（劉戰抖，婦跑去哀求）

婦：（跪下）老爺！求求您，他不是便衣隊，也不

是壯丁隊，求您放了他吧，老爺！

敵：（以腳踢婦）滾開去！

婦：（顫慄地）求求您，老爺！放了他吧！

敵：滾開去，別在這兒囉嗦！（把婦拖起來，猛

力地把她摔在一邊）媽的巴子！

（劉見狀不忍，舉起拳頭跑攔去，剛欲打

下，敵即將手槍一比，劉嚇得倒退一步，將

拳頭又慢慢地放了下來。）

（老婦躺在地下呻吟）

敵：（兇惡地，一把將劉的胸脯抓住。）走，跟

我走！

（劉嚇呆了，這時候，金姑娘即忙從門角裏跑了出來。）

金：（哭泣着，拉住她的哥哥）哥哥，哥哥！（又

即忙跑到敵的面前）老爺，我求求您，老

爺！（慢慢地跪下）

敵：（放開劉，對金）起來！

（金起立，劉退了幾步，婦慢慢地坐了起

來，仍在呻吟。）

敵：（笑嘻嘻地對金）你有十幾歲？

金：（顫慄地）我，我………

敵：（輕輕地吼）不要怕！好好地說，怕什麼呢？

（把手槍裝上身了）

金：我，我十五歲。老爺！

（這時候，老婦在後面陰着打手式，叫劉偷

跑）

敵：哦！你有十五歲！（把頭轉向前面，好像在

想什麼心事，接着又笑嘻嘻地把頭回過來，

直望着金的臉）

（劉在他不注意時偷跑了，臨走的時候，很

傷心地望了望他的妹妹和他的母親。）

敵：好的，只有十五歲。你叫什麼名字？

金：我叫金姑娘，老爺！

敵：金姑娘！好的，好的。長得真漂亮！（卑鄙

地走攏去伸出一隻手準備去摸她）

金：（推開他的手掌，向後退，怒目視之。）

敵：（奸笑）噢！（走攏去，伸手去摸她的臉。）

（拍！金姑娘打了他一個嘴巴。）

敵：（怒）什麼，你打我！（即忙又從腰中拿出手

槍來比着金，左手摸着自己的臉。）

（金倒退兩步，但她並不怕；老婦站起來，

嚇得直抖。）

敵：你打我呀！

金：（大聲）打了你，怎麼樣？

敵：好！好！（走過去把金一把抓住）你跟我走！

（金，掙扎；婦即忙走過來求情。）

婦：老爺，老爺！

敵：（惡狠狠地對婦）你又來了，媽的巴子！（一

掌把她推在地下，順手向她打了一槍。）

金：（大哭）哎呀！媽！媽！

（金欲走過去，敵不許，把她用力往後面屋

裏推。）

敵：我們到屋裏去再說。

金：（掙扎）媽呀！媽呀！

（她的媽已經躺在地下不做聲了。）

（幕帷在金姑娘的掙扎聲中慢慢地合了攏來）

（宣傳員很悲痛地從台側走到中間。）

宣傳員：各位！看見沒有？我們能不能讓鬼子們

來這樣地侮辱我們，殺害我們？……在過

去，有些人，心裏存着這樣的思想：以為自

己的生活太苦了，希望敵人來。以為敵人來

了，自己的生活就會好起來。可是現在大家

都知道，敵人來了以後是個甚麼樣的情形。

（略停）我還記得，那天那位農民跑來問我，

他問：「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比做一個

亡國奴，好得了多少？」他的意思是說：情

願做一個亡國奴，不情願做一個中華民國的

國民。（激昂地）請問：如果等到敵人真的

打來了，把我們全家殺的殺死了，逼的逼走

了，強奸的強奸了，這時候，我們還是情願

做亡國奴呀，還是做中華民國的國民？（沉

痛地）各位，要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苦一點，然而我們還是活着，如果敵人來了，那我們的身家性命就難保了。有時候：

……

（他的話還未說完，後面的銀笛吹響了。他即忙又閃在一邊。）

（幕帷又慢慢地拉開了。舞台空空的，那間屋的大門正關着。一會，有一個敵兵偕着另一個兵士走了上來。）

敵：（指舞台的右後方）你就站在這兒！

某：（點頭，站入他所指定的地方，持着長槍。）

敵：（教訓地）告訴你，如果有人來了，你就喊

「口令」，如果是中國逃跑的一些人回來了，你就要他說「中國亡國奴」。才準他走攏來，走攏來以後，還要看他有沒有通行證。這，

（指自己手上捏的一把布條）有了這個通行證。才準他通過。（厲聲）聽懂沒有？

某：（點頭）聽懂了。

敵：記不得！

某：（點頭）記得。

敵：（厲聲）如果不說「中國亡國奴」的，就不準攏來；沒有通行證的，就不準過去。知道了吧？不要弄錯了！

（某點頭）

敵：不要私下放走了！……我還要到前面去。

（轉身下）

（某，寂寞地憂慮地站在那個角落裏。一會，聽着屋子裏發出一片少女的哭聲，接着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在吼着：「不准哭！」少女的聲音更其淒慘了，接着是一個東西拍着桌

子的響聲，男子還在吼着：「你瞧我這隻手槍，不准哭！我要你笑！」真的，少女不哭了，少頃，又聽見一片笑聲。哈哈……

笑聲中還有着哭的餘音。某，在落淚。）

（前面發現一個人影）

某：（大聲）口令！

人：（在內，顫聲的答應着）中……國……亡……

國……奴！

某：（傷心地）好，過來！

（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頭「即第二場的難

民——父」帶着一個年老的婦女走了上來。

胸面前都掛着一張布條。走近某兵。）

某：過來瞧瞧，看有沒有通行證。（走上前，以

手指老頭胸前的布條，唸。）臨，時，亡，

國，奴，通行證。

（唸完又朝那個年老的婦女望一下。）好吧！你們過去！

（老頭和婦女下，某退還原處。）

（一會，有個女孩的聲音在內喊。）

女：爸爸！媽媽！（上）

某：（急忙地）口令！

女：爸爸！爸爸！（到處望）

某：你找誰？

女：我找我爸爸媽媽，我們一道去買通行證的時候，他們叫他先走了。

某：他們剛過去。

（女剛一移步，某老遠地急止之。）

某：你先說口令！

女：哦！（低頭）還有口令！……（傷心地）亡，

亡，亡國奴！

某：不成，還差兩個字！

女：（抬頭，怒目視之，大聲）我不說。

某：那，你不說不能過去，我的班長交代過的，

不能弄錯。

女：（無法，痛苦地）中……國……亡國奴！

某：走！

（女開始跑，某急止之）

某：站着，站着！看有沒有通行證。

（女又站住，某向她胸前仔細看了女一眼，

女橫着兩隻眼睛。）

某：（顫慄地）好！走！（退回原位）

（女下，某，拿出一條手巾來擦眼淚。接

着，下面又有兩個人影。）

某：口令！

人：哦！中……國……亡……國……奴。

（一個老翁帶着一個小孩上）

某：（走去驗通行證）怎麼，這個小孩沒有通行

證呢？

翁：（懇求地）老爺，老爺！求求你，做做好事

吧！我沒有錢了，一個通行證要五塊錢，我

身邊又剛剛只有五塊錢，所以只買了一張。

某：（為難地）那怎麼辦呢？

翁：（漸漸地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做好事

吧！我就只有這一個小孫子了。（他的小孫

子也跟着跪下）

某：起來，起來！（把他們扶起來）這怎麼辦呢？

我的班長對我說過，不準我放走一個的。

翁：（又向他作揖地）求求你做做好事吧！老爺！

某：好吧！你帶他走，小心一點，如果被查出來

了，我是要受嚴重的處罰的。

我們不做亡國奴

翁：（感激地）謝謝！（攜着小孩走）

（翁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向某望了一下；

某，呆立在那兒傷心地落淚，翁又即忙走了

回來。）

翁：你爲什麼流淚呢？

某：（即忙恢復原態）我不爲什麼。

翁：你是怕被查出來了，受處罰嗎！

某：不是。

翁：那末，你爲什麼哪？

某：（傷心地）老伯，告訴你，我也是一個中國

人！

翁：（驚）什麼！你也是中國人？

某：（沉痛地）我真不知道，一個中國人，爲什麼

要跑來殺害自己的同胞，來侮辱自己的國

人！我真恨不得一槍把自己打死！

翁：（奇怪地）真的，你是中國人，爲什麼要跑到

他們的隊伍裏去呢？

某：老伯伯，你不知道，我是東北人，……

翁：你也是東北人嗎？

某：（點頭）我的家就在瀋陽，（輕聲）當我們的家

鄉被他們佔領以後，（略大）他們就把我們一

羣年壯的人，抽去當兵，要我們參加到他們

的隊伍裏面，在前線，拿起槍來打自己的同

胞，殺自己的人民！

翁：你們不知道反過來嗎？

某：（細嚼着）反，過，來，老伯伯，你不知道，

我們全家人的性命，還在他們的手裏；他們

說，如果誰不聽話，就把他全家殺死！

翁：（顫慄地）哦！

（小孩也在旁邊聽着發抖）

翁：那末，你們在前線，不是可以向我們中國的軍隊說明白嗎？說，你們的槍是朝天放的，叫他們把槍對着真正的鬼子們打。

某：我們的槍倒是朝天放的，至於和中國軍隊的兵士說話，那是不成，一則，他有鬼子們監視着我們，再則，如果萬一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和中國人講了話，他們就把我們這一班或者是一排當中所有的東北同胞打毒針，使我們一個個的變成啞吧！

翁：（傷心地）唉！

某：變成了啞吧以後，還是要把我們開到前方去，去打我們自己的同胞，（哭泣着）我真不知道，到這時候，爲什麼，還要拿起槍來，打，自，己，人！（低頭擦眼淚）

翁：（拍着他的肩膀）朋友，我也是東北人，六年

以前我逃到這兒，那時候我的兩個兒子都被
.....

（他的話被一個開門的聲音嚇斷了。一個敵軍官站在門前。）

敵：（大聲）是誰在講話？

（老翁呆望着，某即忙轉過身來，敬禮。）

敵：誰叫你和中國人講話？站過來！

（某向前走了兩步，立正着，敵，慢慢地走了過去，挨近某的身邊。）

敵：我不是說過，不准你們和中國人講話的嗎？

記不記得？

某：（微微點頭）

敵：那末，你又爲什麼和他們講話呢？

某：.....（無言）

敵：（兇暴地）把手伸過來！

(某不動)

敵：(吼)伸過來！

(某無法，只好伸出一隻手來。)

敵：非打毒針不可！

翁：(聽見說要打毒針，即忙跑攏來求情)老爺，

老爺！

(翁嚇得倒退兩步，兩眼汪汪地看見敵在腰中摸出一隻注射的毒針來，這時候，金姑娘

即忙從屋內出來。)

(翁看見頗爲吃驚)

金：(走攏去，笑嘻嘻地)老爺，老爺，我們進去

吧！

敵：進去！打了毒針再進去。

金：(苦笑地)算了吧，老爺！饒了他吧！

敵：饒了他！(略停，對金)你是來求情的，是不

是？

金：……(不語，笑嘻嘻地，伸手去拉敵的

肩膀。)

敵：(使力將她的手甩開)放手，媽的巴子！中

國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好，你替我拿

着！

(敵將針順手交給金，金喜，伸手接着。翁等也現出喜色。)

敵：(殘酷地)現在，你替我動手，(指某的手腕)

在這兒打一針！

(金等即刻又變了顏色，苦下臉來。)

敵：(逼迫地)動手！

金：(不語，一會，強硬地)我不動手！

敵：(在腰中摸出一個東西)你不動手，你看這！

(比着她)

(金倒退，某走去掩護，金又挺身向前。)

金：好吧，你打吧！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媽被你

打死了，我的哥哥被你逼走了。我受够了你的打罵，我受盡了你的侮辱，(挺起胸脯)你把我打死他算了吧！

敵：(冷笑)哼！我不打死你，我要把你打個不活！(又即忙收下槍，拿起馬鞭來，對金亂抽。)

(金大叫，在舞台上走了一個轉，被敵趕到原來的地方。翁等都畏縮不敢向前，少頃，敵又向金抽了兩鞭。)

敵：你動不動手，動不動手！

金：(痛苦地)哦！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殺害

自己的同胞！

敵：你不能嗎？你不能嗎？(惡恨恨地又抽了兩

鞭)

金：……………(哭泣)

某：(走攏去，撫摸金的肩膀，顫慄地)姑娘，姑娘，請你動手吧！我不忍，看見你，被他們活活地打死！我頂多，不過是，變或一個啞吧！請你動手吧！姑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望着她，慢慢地跪下)

(幕帷漸漸地合了攏來)

(宣傳員又走到中間)

宣傳員：(很沉痛地)各位，看見沒有？敵人的殘酷！他要我們自己殺自己的同胞，自己侮辱本國的人民！如果，等到敵人打到了我們所站立的這個地方，把我們抽去當兵，要我們拿起槍來打自己的父母兄弟，打自己的妻子兒女，打自己的同胞，那時候我們還是情願

做亡國奴呀，還是情願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各位，要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固然

是太苦了，但是，這個「苦」是誰給我們的？

……就是因為國家不强盛，所以人民的生

活才痛苦，為什麼國家不强盛？就是因為鬼

子們常常來侵略我們，壓迫我們！……從

今以後，只要我們能够大家團結起來，努力

奮鬥，共同把敵人打出去，我們的國家是不

會不强盛的。總之，我們不能存着做亡國奴

的思想，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不能做

亡國的奴隸。……（話未完，在後台或台

下發出一片歌聲。）

歌：我們不做亡國的奴隸，

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是中國人，

在中國生，

在中國長。

中國的南北東西各省是我們的姊姊弟兄，

中國的首都是我們的親身爺娘。

我們不能讓弟兄們失散，

不能讓爺娘死亡。

十餘年前，弟兄們常常爭鬧，

爺娘們管教無方。

可是現在都一致的團結，

弟兄們也息鬥鬥牆，

大家只有一條心，

一個希望：——

打開重圍，

衝出黑暗。

我們不能做亡國的奴隸，

爲了祖先的墳墓，

爲了兒女的生存，

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宣傳員：對哪，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爲了

祖先的墳墓，爲了兒女的生存！我們不能做

亡國的奴隸。

（大聲）我們不做亡國奴！

（台下或台後發出雄壯的和聲）

和聲：我們不做亡國奴！

宣傳員：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和聲：我們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宣傳員：中華民國萬歲！

和聲：中華民國萬歲！

宣傳員：中華民族萬歲！

和聲：中華民族萬歲！

宣傳員：萬歲！

和聲：萬歲！

宣傳員：萬萬歲！

和聲：萬萬歲！

（宣傳員鞠躬，向幕布中鑽了進去。）

——完——

痛手寫於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夜深二時。

附誌：

1. 演出時要特別注意宣傳員這個角色，尤其要注意他的進出場，最初出來和最後進出均由幕布中，以示劇的完整，其餘進出萬萬不能穿過幕布中心。
2. 歌曲見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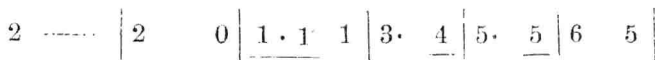
3. 爲了救亡圖存，特別歡迎上演，演出情形及照片盼寄示。

Db 調 $\frac{2}{4}$ 我們不做亡國奴

胡紹軒詞
熊務民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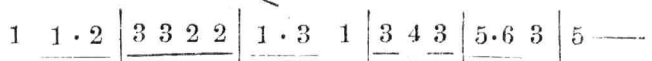
我們不做 亡國的奴 隸 我們要做 中華民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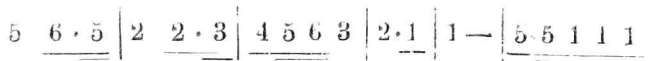
國 民 我們是中國人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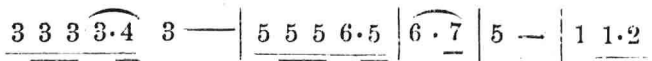
生 在 中國長



中國 的 南北東西 各省 是 我們的 姊妹弟兄



中國 的首 都是 我們的親身爺娘 我們不能讓



弟兄們失 散 不能讓爺娘死 亡 十餘年

1 — | 1 2 1 3.2 | 3 — | 5 — | 2 3 5 3.4 |

前 弟 兄 們 常 常 爭 鬧 爺 娘 們 管 教

2.3 2 0 | 1̇ 1̇ 0 | 2̇ 2̇ 0 | 3̇.2̇ 1̇ 2̇ | 5. 6 | 7 — |

無 方 可 是 現 在 大 家 都 一 致 的 團

7 — | 1̇ 2̇ 2̇ 0 | 3̇.2̇ 1̇ 2̇ | 2̇ — | 5 — |

結 弟 兄 們 也 息 鬥 鬥 牆

5.5 1̇ 1̇ 2̇ | 2̇ 1̇ 0 | 3 1. 3 | 2 — | 5 5 |

大 家 只 有 一 條 心 一 個 希 望 打 開

6. 5 | 5.5 6.7 | 5 — | 1̇ 5 3 4 5 | 6 5 3 |

重 團 衝 出 黑 暗 我 們 不 能 做 亡 國 的

5 — | 6 — | 1̇.1̇ 3 3 3 | 5 5 0 | 6.6 1̇ 1̇ 1̇ |

奴 隸 爲 了 祖 先 的 墳 墓 爲 了 兒 女 的

2̇ 2̇ 0 | 5.5 1̇ 1̇ | 2̇ 2̇ 2̇ 1̇ 6 | 5 — | 1̇ — |

生 存 我 們 要 做 中 華 民 國 的 國 民

2̇.2̇ 5 6 | 1̇ 2̇ 3̇ 2̇ 1̇ | 2̇ — | 1̇ — | 1̇ 0 ||

我 們 要 做 中 華 民 國 的 國 民

第七號人頭 (三幕劇)

時間：一九三八年春

地點：上海

第一幕

時：某日夜深

地：工部局

人：偵探長

探甲

勤務

某甲

某男

某女

巡捕

傳達

景：在偵探長的辦公室裏，右前方有一門通外面走道，左後方有一門通總辦公室，左前方靠牆有一窗，臨窗橫置一書桌，桌後有一轉椅，桌前靠牆有一木椅，右方有一茶几和兩個沙發椅，正中有一個長沙發，右後角有一個衣架和一個書櫃，書櫃上擺滿了應用的書籍，茶几上放着一個裝香烟灰的瓷碟，正中的牆壁上掛着一張「上海市詳細地圖」，書桌上放着一些筆墨書籍紙張之類，爲了職務上的需要，當然案頭上少不了一個話機。

慕：幕啓時，偵探長坐在轉椅上，在披閱一

件件的公文。勤務引某甲由外門上。

勤務：這就是偵探長。

某甲：哦！偵探長！（站在中間）

（勤務由內門下）

探長：你就是張德全嗎？（望着甲）

甲：是的，我就是張德全。

長：你是那裏人？

甲：我是福建人。

頭 人 號 七 第
長：福建什麼地方？（回過頭來看桌上的文件）

甲：福州。

長：你有多大年紀？

甲：今年剛剛三十歲。

長：（抬起頭來望着甲）前天下午六點鐘在格洛

克路得味菜館第八號房間裏，有你在座嗎？

甲：有我在座。

長：你也是一個主人，是嗎？

甲：不，我是陪客。

長：是誰請你的？

甲：是一個姓吳的，叫做吳廉。

長：那末，吳廉槍殺李忠英的時候，你親眼看見

嗎？

甲：我是親眼看親的。

長：一共打了幾槍？

甲：打了三槍，起先，李忠英一來的時候就坐

在吳廉的旁邊，他們談得很親熱，李忠英把

他的妻子也帶來了，吃了幾個菜以後，吳廉

說要和我掉一個位子，我起先是和李忠英的

座位面對面的。

長：除你們四個人以外，還有沒有什麼人呢？

甲：還有一個姓何的，姓黃的，姓周的，我們都
是很好的朋友，好像換帖的兄弟一樣。

長：（站起來，走到另一邊）既是很好的朋友，
好像換帖的兄弟一樣，那末，你們爲什麼要
聯合起來殺害李忠英呢？

甲：偵探長，這實在冤枉，吳廉要殺害李忠
英，我們事先並不知道，他只對我們說，他
要請李忠英吃飯，要給他一個警告，恐怕單
獨請他，他不來，所以要我們大家都參加。

長：既然是這樣，你們又爲什麼要參加呢？

甲：說起來我真懊悔，我不該貪得那一點小利，
他說，只要我們答應參加作陪，每人就送五
十塊錢，我真不知道，爲了五十塊錢就會送
掉一個朋友的性命。哦！我真難過極了，我
想起他死的情形！（慢慢地低下頭來）

長：他死的時候是怎樣的？

甲：（抬起頭）我坐在他的旁邊，只聽見吳廉說：
「老李，咱們划幾拳！」接着就聽見三下槍
響，我也嚇糊塗了，等我站起來的時候，李
忠英已經倒在地下死了，可憐，他的頭部，
胸部，腹部，連中三槍，血肉模糊。他的妻
子還抱着他的死屍在大哭，我一看，他們都
跑了，我剛一動身又發現我的身上有許多血
跡，等我把長袍脫掉跑走的時候，已經遲了
一步。（自語地）哼！吳廉，他倒跑了！

長：跑了！這種人，能够讓他跑嗎！（走到原位）

甲：（走近前一步）怎麼，抓住了嗎？

長：怎麼沒有抓住！如果沒有抓住，你今天也休

想出去。

甲：（微露喜色）哦！我今天可以出去嗎？

長：不過，希望你出去以後，要好好地做人，咱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爲了中華民國的生存，咱們都應該盡點救亡的責任，怎麼還能够受敵人的嗾使，而來殺害幹救亡工作幹得最有力的人呢？我們已經偵察明白了，這次殺人案雖然與你沒有關係，但是你多少也有點漢奸的嫌疑！

甲：我很後悔，後悔我不該受吳廉的欺騙，自從李忠英被殺死以後，這兩天，我非常傷心，我非常難過，我現在是覺悟了，我以爲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應該拿起槍來打自己，不應該殺害我們自己的同胞，（聲漸大）我們應該拿起我們的武器，捏緊我們的拳頭，去打倒我們的敵人！

長：（微笑地走攏去拍甲的肩膀）朋友！希望你能

够這樣做就好了！現在，你可以走了！（和他握手）

甲：我就走嗎？

長：你就走，（對內）王承斌！

聲：有！

（勤務上）

長：（對勤）你把這位先生送出去！（退回原位坐下）

勤：是！

甲：（感激地）偵探長！我非常感激你，你以你的熱情感動了我，我這次出去以後，必定以我的良心和你給我的熱情來報答國家。謝謝你，我現在走了！

（甲鞠躬下，勤務隨着）

（探甲從內門上，他和偵探長一樣，有着三

四十歲的年紀，穿着西裝。）

探：（走近桌前）偵探長，我剛才送來的報告，你看過沒有？

長：看過了，（指着一紙）是不是這件案子？

探：是的，我看……

（釘釘釘……傳來一片電話的鈴聲，把他的話打斷。）

長：（取聽筒）喂！你們那兒？……是呀，我們是工部局偵探長辦公室，……我就是，有什麼事你說呀，……嗯，……

（大聲）真的嗎！喂！你是誰？你們那兒？……（沒有應聲，他慢慢地站起來）你是誰？

……（沒有聲音，他將話機拍了兩下，又靜靜地聽，仍然沒有聲息，他放下了聽筒。）

探：怎麼一回事？

長：這很奇怪！

探：是誰打來的？

長：不知道！（慢慢地坐下）

探：他怎麼說？

長：他說：叫我們在這兩天注意霞飛路和金神父路交界處不遠的一家紙烟店的行動。

探：爲什麼？

長：他說什麼——人頭案。

探：人頭案！（略停）恐怕與我們這個案子有關係吧！

長：所以我說，這很奇怪！

探：我看還是把那兩個人帶上來，你仔細審問一下再說吧。

長：（點頭）也好！人哪？

探：在總辦公室裏，我去把他們引來。（探甲

下，偵探長走到正中間望了一下地圖，旋即走到茶几旁，拈了一根火柴，燃上一支雪

加，接着就坐在靠外面的一隻沙發椅上，探

甲引一男一女上，男着長袍，年約五十歲，

女着破舊的短衣，年約三十餘歲。）

探：（介紹地）這就是偵探長！（退坐在長沙發

上，抽煙）

男：（向聲）哦！偵探長！

長：（略微打一個招呼，即對男）你貴姓？

男：（謙恭地）豈敢！我姓孫，叫孫良卿。

長：（對女）你哪？

女：我姓劉，老爺，我娘家姓楊。

長：你是什麼地方人？

女：我是寶山縣人，老爺，我們住在閩北多年。

長：（對男）你也是寶山人嗎？

男：不，我是河北省人。可是，我們住在上海多年。

長：（指女向男）你從前就認識她嗎？

男：不，我最近才認識她，（略停）自從上海各區

淪陷以後，全上海的難民除能够設法回鄉的

以外，差不多還有三十萬人，這三十萬人都

收容在這兩個租界內的兩百多個收容所裏，

當然，這些難民食糧的供給是一個很大的問

題。不久以前我有幾個朋友他們商量了一個

辦法，就是一角捐。無論是誰，只要他願意

每天拿出一角錢，每月拿出三塊錢來就可以

養活一個難民，並且認定養某一個難民，他

可以隨時到收容所裏去看他，這個辦法進行

得很順利，現在這些難民的生活，倒不會發

生問題。（指女）她，她的丈夫，和她的兩個

大一點的小孩，都是我養活的，我覺得我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總應該盡點國民的責任，雖然我在這租界上只做了一點小生意，但是每天四毛錢我還可以拿得出來。我每天送四毛錢給他們，順便就看看他們，和他們談談天。誰知有一天……

女：（搶着說，很傷心地）是的，老爺，就是在前天，我的丈夫就失蹤了！

長：怎麼會失蹤呢？

女：頭天夜裏他還和我談起，他說，總是要這位老先生每天送錢我們吃用總不是辦法，總得要找一點事做，又說他最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那個朋友說要介紹他到工廠去做工，他很高興，誰知道他第二天就會失蹤了呢！

長：他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女：是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剛吃了晚飯，就有個人來約他出去，我問他到什麼地方去，他笑嘻嘻地說，到工廠裏去接洽做工的事情，一下就回來，誰知道一直到夜深他都沒有回來！（說完她淌下了幾顆傷心的眼淚）

男：是呀，我昨天一清早跑到他們的收容所去的時候，他哭着告訴我，他的丈夫一夜都沒有回來，我還不相信呢？

長：（對女）那個朋友你熟不熟識？

女：不大熟識，連那天晚上一起，我一共只見過兩面。

長：叫什麼？

女：不知道。

長：他穿的什麼衣服？

女：他穿的衣服倒很樸素，好像工廠裏面一個工

頭的樣子。

長：他大概有多大年紀？

女：大概有三十多歲，瘦瘦的，長長的臉，蓄着

一個西裝頭。

長：你的丈夫呢？

女：他今年剛剛四十歲。

長：他出去的時候穿的什麼衣服？

女：因為衣服從閩北逃出來的時候都丟了，他出

去的時候，還是借的別人的一件灰長袍子。

男：可不是嗎，我前天夜晚在街上看見好像是

他，穿着一件灰布長袍，活該，我正準備喊

他的時候，人一擠，又擠散了。

長：在什麼地方？

男：在霞飛路和金神父路的路口上！

長：（驚）哦！

（探甲站了起來，慢慢地走到書桌的旁邊）

長：（對男）是真的嗎？

男：真的！

（探甲和偵探長彼此望了一下，偵探長微微

地低下頭，好似在回憶什麼。）

男：（接着又很懷疑地自語着）我好像看見是他，

可是，我這兩天在那附近尋來尋去都沒尋

着。

女：（哭泣）老爺！我求你們兩位老爺想想辦法吧！

如果找不着我的丈夫，我也不能活了！我還

有三個孩子！

長：你有三個孩子嗎？

女：是的，我除了兩個大孩子以外，還有一個才

只一歲的小孩。

男：（長嘆一聲）哎！真可憐！

長：（站起來）好吧！你們回去好了。我馬上派人

捕：我檢的。

去偵查，你們明天來聽信吧！

長：檢的！

女：（感激地）謝謝！（欲往內走）

（偵探長打開字條，唸：「本晚三時注意大

探：（指外門）從那邊走是一樣。

東旅館三百五十九號」，唸完又摺起，轉頭

（女轉身從外門下）

對探甲）

男：謝謝！（向他們點頭隨下）

長：真奇怪！這幾天總是這些無頭無腦的案子！

長：（走到中間，對探）這件案子恐怕與那個電話

（探甲哼了一聲，即伸手向偵探長取去字

有關，你無妨……）

條，細閱着。）

（一個巡捕從外門走了進來）

長：（對巡捕）在那兒檢的？

捕：（立在門口）偵探長！

捕：在我的崗位上。

長：（回頭）什麼事？

長：你的崗位在什麼地方？

捕：我這裏有一張字條。

捕：就在大東旅館的附近。

長：什麼字條？

長：是誰丟的？

（巡捕遞上字條，偵探長看了一下又摺好。）

捕：我不知道。

長：什麼地方來的？

長：難道你站在崗上就沒有看見嗎？

捕：不，我起先是站在崗位上的，後來我看見有

一個瘦長的黑影子在前面一個巷口裏一閃，

於是我即忙跑過去，這幾天不是正在鬧着

一些恐怖的案子嗎？我想偵察一下，看是不是

有人又在那兒丟人頭，同時，這幾天街上都

很冷靜，還沒有到夜深，行人就很稀少，所

以我對那個黑影子非常懷疑。

長：唔！

捕：等我一跑去，……

長：怎樣？

捕：影子不見了！

長：地下呢？

捕：什麼也沒有！

長：唔！

捕：後來我就在那兒站了半天，可是，等我一回

頭，又看見有一個黑影子在我那崗位的旁邊

一閃，我很奇怪，於是我從身上摸出那隻小

白朗林的手槍來，我很快的跑了過去，……

長：怎樣？

捕：影子又不見了！

長：（同聲略驚）哦！

捕：可是，我就在崗位上發現了這張字條。（偵

探長又從探甲手中取回字條，又在細看着）

捕：上面不是寫着，叫我們「本晚三時注意大東

旅館三百五十九號」嗎？我看……

長：我看你還是馬上回到你崗位上去，你就站在

崗位上，上下留心，注意那個影子的行動，

也許那個影子還會出現呢？

捕：不過，

長：不過什麼？

捕：不過那「三百五十九號」呢？

長：你趕快去吧！我自有辦法，

捕：是！

（巡捕下，偵探長轉過身來對探甲）

長：這張字條很奇怪，不過，我們總得試試看，

（略停）好吧！你先帶幾個人到霞飛路和金神

父路那一帶去把那一個案子偵察一下再說。

探：是！

（探甲下，偵探長走到座位上，拿起筆來在

寫一個字條，有一個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傳達：偵探長！

長：什麼事？

傳：一位客人會你。

長：這夜深了有什麼客人？

傳：還不是那位帶來的客人。

長：誰？

傳：那位女客。

長：女客！好吧！你請他進來！

（傳達下）

長：陳金山！

勤：（在外）有！

長：轉來！

（傳達上）

長：客人在什麼地方？

傳：在門口，

長：請到會客室裏坐，我就來！

傳：是！（下）

（偵探長即忙將字條揮就，一邊裝信封，一

邊按叫鈴，勤務從外門上）

長：你把這封信馬上交給吳芳圃吳先生！

(動走近取信，偵探長將封套寫好交勤，勤由內門下，偵探長將抽屜一鎖，走到衣架的旁邊取帽子。)

——幕落——

第二幕

時：當天夜晚三時

地：大東旅館

人：老張

老王

老周

茶房

探乙

探丙

探丁

探戊
探己

景：一間不大不小的房子裏面，左後角有一門通外面走道，正中偏右後角置一床，床上被帳俱全，右邊靠牆置一長沙發，左邊靠牆置二沙發椅和一茶几，房子的正中，置一方桌，方桌上有茶壺茶碗煙灰碟之類的東西，牆壁上當然少不了一點裝飾字畫。

幕：幕啓時，老張躺在床上，視線被桌子遮了，看上去好像這個房子裏面沒有人似地，一會，有一縷縷的白煙在桌子後面昇起來，昇起來，像一條條疏懶的龍在空中爬行着。「啊——呀！」老張，打了一個不小也不很大的呵欠，接着就爬了

起來，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穿便衣的人，坐在床前，他伸手向衣袋裏掏什麼，接着他就換上了一支香煙，抽了一口，於是他又躺下了。有一個人推開了門，走進兩步，張頭張腦地望了一下，又很懷疑地退到門口，看號牌，接着就毅然決然地走了進來，他正是老王。也有三十來歲，穿着西裝，他走到床前，看見老張。

王：哦！老張！你在這兒？

張：哦！老王！（坐了起來）

王：我以為沒有人呢？

張：我幾乎睡着了（站起來，對外喊）茶房！

王：你什麼時候來的？

張：我來了半天。躺在床上，煙都抽了好幾支。

（說着，老張換出香煙盒來，打開遞給老王，老王拿了一支，在燃着；老張把煙盒送進袋裏去，順便看了一下手錶，茶房送進來一條手巾，老王接着揩臉；老張在倒茶。）

王：（吐了一口煙）老陳呢？

張：還沒有來。

王：一共有幾個人？

張：你不知道嗎？

王：不知道。

張：聽說還有老周吧！

（在他們談話中，茶房退了下去。老王走到長沙發上坐了下來。）

王：就只有我們四個人嗎？

張：大概就只有我們四個人！四個人也好，人多了反而不好辦！

王：要祕密一點才好。

張：當然祕密，

王：外面的「狗」太厲害了！

張：（疑）狗？

王：是呀，狗太厲害了！

張：（領悟）哦！是是是，狗，太可怕了！

（兩人相視微笑，略停。）

王：我們怎樣幹呢？

張：等他們來了再商量吧，也許老陳想好了辦法。

法。

王：真的，怎麼老陳還不來？

張：誰知道！

王：（看表）已經有二點半鐘了。

（一個人推開了房門）

張：（瞧見）哦！老周來了！

王：真的嗎？

周：（笑着）怎麼不真，老王！

王：（立起）老周，你怎麼這個時候才來？

（老周走了進來，他也有三十來歲，和老王一樣，也穿着漂亮的西裝。不過要比老王顯得年輕活潑一點。他把手裏的一個大圓形包裹連同自己的帽子放在茶几上，即忙走到方桌的邊沿。）

周：這個時候才來呀，聽我說，在一條大馬路上，……

張：怎樣？

周：我看見成千萬的人，在圍着打一個人。

張：哦！

王：爲什麼？

周：（莊嚴而激昂地）他們說他是好細，說他爲

了個人的私利出賣整個的國家，出賣了整個民族，他們一人一拳把他打個半死半活，然後，有一個個兒高大的人，雙手把他舉起來，（手做勢）高高地舉起來，站在馬路邊的一個石階上，讓那成千成萬的人痛恨，讓那成千成萬的人咒罵，……哦！真可憐！那一滴鮮紅的血，從他的頭上，從他的身上，慢慢地滴了下來！……

王：是剛才嗎？

周：剛才。

張：在什麼地方？

周：（轉笑臉）哦！我告訴你，在銀幕上，是我剛才看的一個電影。

王：（笑）啊哦！原來是電影哪！說上半天。

張：嘿嘿！

周：（嚴肅地）呃！這張外國片子太好了，尤其是最後的那一個場面，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回到家時，我就馬上拿起筆來寫了一篇觀後感的文章，寫得很長，可是，等我一寫完，一看鐘，三點已經過了十分了，所以就來遲了一步，（略停，對王）現在是什麼時候？

王：現在三點半都過了。

（老周倒了一杯茶，在喝着，老張又燃上一支香烟，坐在床上。）

周：老陳來過沒有？

王：沒有。

周：（對張）怎麼主人都不先來呢？

張：誰知道？我來得最早了。（說着，他臉下了。）

王：你倒還有興致看電影？（坐上原位）

周：不是，這幾天的空氣太悶人了！再說呢，難

道這種電影還不值得一看嗎？（燃上了一支紙烟，退坐在外面的沙發椅上。）

（沈默着，三個人都在抽着紙烟，三縷烟絲像三條龍在空中爬行着。三顆不同的心，凝結成一個相同的疑問。）

周：老陳怎麼還不來呢？

王：誰知道！

（老張爬了起來，敲去烟頭上的煙灰，無意

中，視線注意到那個包裹。）

張：老周，你這個包裹裏面是什麼？

周：啊！是的，這是人家送來叫我轉給你的。

（從沙發椅上跳了起來，拿着包裹向床邊走去。）

（老張站了起來，丟去煙頭，將包裹接着，

放在桌上。）

張：（望着包裹上面的字，唸）「包裹一件，煩請浴冰先生速轉張乘風先生查收，名內具。」

怎麼，名內具！（對周）這是誰送來的？

周：我不知道。

張：不知道！

周：我剛要出門的時候，聽差的就把這包東西送給我看，我想我們馬上就要會面的，所以就順便給你帶來了。

王：（也站了起來）老周，（走到桌邊）我差點還忘了，我這裏有封信是轉給你的，（說着，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小捲寄報式的信件來交給老周，老周接着，在看上面的字。）

張：（奇怪地）這才怪呢！

（王和周都莫名其妙地望着老張，老張從衣

袋裏也拿出一小捲東西來給老王。）

張：老王，你拿去！

（老王慢慢地伸出手來，把那一件和他交給老張的差不多的東西接到手中，隨即就連手把它放在桌上。慢慢地回過頭來望望老周，老周望着老張，老張直瞪着兩個眼睛，望着那個包裹靜悄悄地，各人都說不出一句話來。）

張：（輕輕地）這是什麼意思！

（老張正準備拆開那個線縫的布包的時候，

張：（回頭過去）誰呀？

王：是老陳嗎？

周：進來！

（沒有聲息）

（大家都很奇怪，老張停止了動作，老周和老王即忙走了過去，把門拉開，門外空空的，走道上什麼也沒有。）

周：（走到門口，兩頭望了一下，即忙喊）茶房！
（一個茶房走了進來）

茶房：什麼事？先生！

周：是誰在敲門？

茶：我不知道。

周：不知道！這很奇怪，剛才不是有人在敲門

嗎？

茶：沒有看見。

周：沒有看見！

茶：（輕輕地）沒有看見。

（彼此望着，茶房也弄得莫名其妙地，少頃）

王：（對茶房）好吧！你走！

(茶房下，他們還望着門口)

張：老周，老王，你們過來，別管它！(一面喊着，一面繼續自己的工作。)

(老周和老王走了進來，仍舊站在各人所站立的位置上，六隻圓溜溜的眼睛都盯住這個布包，布包被拆開了，裏面是一層緊緊裹着的報紙，好奇的情緒在每一個人的心裏生長着。)

周：是什麼東西呀！包得這麼緊緊地！

(老張又把那裏着的紙扯開。)

張：噢！

(大家都一驚)

周：怎麼又有一層油布呢？

(老張即忙用手按住那個神祕的包裹，用懷疑的眼光望着老周，老周又望着老王，老王

瞪着兩隻眼睛望着老張。靜悄悄地，三個人沒有一句話說。少頃)

王：(捫心。輕輕地說。)我的心，都在跳動！

張：(驚奇地)這是什麼玩藝！

周：老張，我看，你別拆開了吧，曉得是什麼玩

藝！這幾天的消息令人太可怕了！

張：難道，又是什麼……

周：說不定，這麼圓圓地，一大包。

張：不要緊！

(老張鼓起了勇氣，咬緊牙關，一下把油布撕開。)

張：啊！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兒？(慢慢地說

着，手，又軟了下來。)怎麼又有一層荷

葉！

(王和周都倒退了幾步)

張：（按住那個包裹）這到底是什麼玩藝？一層又

一層的包着這麼緊！

周：我看，你別打開了吧！

王：這真有點可怕！

張：我不怕。

（老張鼓起最後的勇氣來，一下把荷葉揉碎，打開來，大驚失色。）

張：噢！

周：（同聲）是什麼？

張：一隻人手！

（王和周都走了攏去，看。）

周：真的，一隻血淋淋的人手！

王：怎麼只有三個手指？

張：真的，只有三個手指，（伸手去取動那隻人手，在人手下面發現了一張染有血跡的字

條，）啊！還有一張字條！

（老張拿起字條，王和周也都圍攏來看。）

張：（唸）「閣下：這是抗日者的手腕，希望閣下

迅速改變筆調！」（唸完，把它捏成一個紙

團向王和周一望。）

（王和周又嚇得倒退了兩步，周把手嚇得往衣袋裏塞，他碰着了一件東西，一個思想打他腦筋上面滑過。他即忙從衣袋裏把那個東西拿出來，拆開看，果然這捲信裏面是包着一個手指。）

周：（顫慄地）一個手指！

（老王也很快地從衣袋中拿出那捲東西來，

拆開。）

王：（驚訝地）呀！我這裏也有一個手指！

（他們各人拿着一個手指，彼此老遠地望了

一下，又同時向站在中間的老張看了一下，兩個人接着就向方桌的邊沿慢慢地走攏去，走攏去。當他們剛剛把那兩隻手指接上那隻血手的時候。嚶！嚶！一個敲門的聲音。三個人連忙掩住桌上的血手，回過頭去。還來不及等他們開口，房門就被推開了，進來了五個持着手槍的人。前排三個穿着西裝，後排兩個，長一點，穿着便衣。五枝槍向着老張，老周，和老王的面前逼了攏來。他們驚惶地，恐怖地，慢慢地退到長沙發的前面。）

探乙：（命令地）把手舉起來！

（他們只好把手舉起）

乙：你們是些什麼人？

張：我們都是報社的社長。

探：真的嗎？

張：真的，我們身上都有名片。（說着，放下右手，準備從衣袋中去換名片。）

探：（大聲，舉起槍來指着他）不要動！

（老張又只好把手舉起來。探乙走去查視桌上的東西）

探：這是什麼東西？

張：……

探：是你們幹的嗎？

張：不是。

探：怎麼來的？

張：是人家送來的。

探：是人家送來的！是誰？

周：不知道。

探：（冷笑）哼！不知道！你們幹的好事情！

第七號人頭

王：我們的確不知道。

探：那麼，你們爲什麼跑到這個旅館裏來？

王：是另外一個報社的陳社長打電話約我們來的。

探：他呢？

張：沒有來。

探：既是他約你們來的，他爲什麼不來呢？

張：……

探：這是什麼原因？

周：不知道。

探：哼！又是不知道！……我倒知道哪！

張：你知道嗎？

探：我知道你們又是想在這租界裏面搗蛋！

王：我們……

探：（大聲）不要講，事實擺在你們面前，還能抵

賴嗎？

（探乙回頭向探丙示意，丙即忙走到他們的眼前，向他們身上檢查一遍，看看有不有手槍之類。然後站到他們的身邊，向乙微微搖

頭。）

探乙：（命令地）把手放下來！

（他們又很聽話地放下手來！）

探：（嚴厲地）你們說，這隻人手，是不是你們幹的？

王：真不是。

探：不是！你們還說「要祕密一點才好」。是不是？

癡口呆。）

探：祕密！（冷笑）哼！你們能够「祕密」地開一個

房間、難道人家就不會也祕密地開兩個或者是三個房間嗎？

張：（吞吞續續地）我，們……，

探：你們！你們還說「外面的狗太厲害了」，是不是？

張：……

探：（發怒地）你們所說的「狗」是指誰？

張：是的，外面的狗太厲害了，可不是嗎；（痛恨地）日本鬼子的那些走狗，那些漢奸們，不是很可怕嗎？這幾天，他們不是在送恐嚇信，丟炸彈各家報館裏面去嗎？我們正商量一個辦法，看怎樣防範他們，我們深怕我們的事還沒有成功……

探：別講了，跟我們走，到巡捕房去！

周：（氣憤地）你先生請教？

探：我姓吳，叫吳芳圃，怎樣？

周：吳先生，告訴你，我們是好人，我們是中華民國愛國的青年。

探：這個誰能相信？事實擺在你們的面前，這東西是什麼地方來的？當然，我們希望你們是好人，可是，爲了我們的職務，我們不能輕易放過。

王：吳先生，我們確實是好人，我們都是好人，我們都是中華民國愛國的青年。

探：不成，不成！走！走！到巡捕房去！

張：這真是冤枉！

（老張，老王，老周，他們三人無法，只好跟着他們到巡捕房去。探丁，探戊，探己，他們一個照一個，探丙收拾了桌上的東西，探乙在最後，一共八個人，走了出去。）

——幕落——

第三幕

時：第二天下午

地：一家住宅

人：老李

老潘

姚女士

聽差

景：在一間小巧的書房裏。右後方有一門通外面，左前方有一門通內室。右前方有一書桌，書桌上放了許多應用的什物。

正中有一八仙桌和兩把木椅，左邊靠牆有一茶几，也有兩把木椅子，陳設雖然簡單，而傢具却很精巧，除正中掛着的

一副山水中堂和一副對聯外，方桌和茶几上還有三幾個古董點綴着。

幕：幕啓時，一個穿着很講究的長袍馬褂的人，正坐在書桌後面的靠椅上。蓄着短短的鬍子，雖然已經是六十開外的人，可是看上去好像還只有五十來歲一樣。他剛剛燃上烟，就聽見一聲門響，從外面走進了一個很時髦的女郎，她正是姚女士。姚女士一踏進門檻，就反手把門關上了。還來不及走到老李的跟前，就望着他的背影很慌張地喊。

姚：老李！老李！

李：（慢慢地，回過頭來）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

地！

姚：（走到中間）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李：（淡淡地）一個消息！什麼消息？（笑）是不是

今天又有好電影片子，要趕早吃飯哪？

姚：（微怒地）你聽不聽？不聽拉倒！（生氣地，

轉過身去。）

李：（站起）聽聽聽，怎麼不聽呢？有好消息還不

聽嗎！

姚：我不說啦。

姚：（走去撫摩她的肩膀，安慰地）怎麼不說了

呢？好寶貝！你說，我聽。

李：人家好容易探得一個消息，特爲跑來告訴

你，你還愛聽不聽她。

李：好好，是我錯了，好吧！（將她轉過身來，

雙手捉住她的兩隻肩膀，笑嘻嘻地，作欲跪

狀。）哪！我向你陪禮。

姚：（嗤地笑了一聲，接着，就把他的手打開。

很嚴重地）我問你，你們這個團體裏面，有

沒有一個組員住在霞飛路和金神父路口不

遠的一家紙烟店裏的哪？

李：有哇！怎樣？

姚：真的嗎？

李：真的。

姚：那就糟啦！昨天夜裏，巡捕房裏派了很多人

去抓他去啦。

李：（驚惶地）哦！

姚：我好不容易才掏出他的話來，他并且還說，這

個人一定與這些時所發生的人頭案有關係。

李：哦！抓住了沒有？

姚：還不知道，我看，如果抓住了，恐怕你們也

有危險哪！

李：這怎麼辦呢？小姚！

姚：你快想法吧！

李：我看還是請你去一趟。

姚：什麼地方？

李：還不是他們那裏。

姚：（撒嬌地）我不去了。

李：爲什麼？

姚：和他們來往真够麻煩。（走到一邊）

李：那怎麼成呢？小姚！無論如何，還是要你去

偵察一趟的。你能够設法叫那個偵探長把這

個案子放鬆一點就更好，譬如說吧，如果案

子破啦，真的出了什麼危險，我的市長固然

做不成，難道你的市長太太就做得成嗎？

姚：（笑）真的你有上海市長的希望嗎？

李：誰還騙你不成，我們這個恐怖團的內田主任

已經向我說了好幾次啦，他說只要我在這些

時把這個恐怖的事情辦好，他一定向他們的

政府保薦，這市長十成有十一成是我的。

姚：現在這大道市政府不是一個姓蘇的嗎？

李：是的，是蘇昔文，可是，他們多時都準備與

他。

姚：爲什麼？

李：因爲，……好，我們以後再談吧！

姚：不成，我要你今天告訴我。

李：這說起來話長呢。你不知道，我們這些人在

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致的，其實，骨子裏面

我們已經分成兩派。我們這一派多半是在袁

世凱時代做過官的人物，當然資格比他們

老，聲望比他們大，他們多半是過去聯省自

治派的一些小子。

姚：什麼叫做聯省自治派？

李：那是民國八九年的時候，在湖北有王占元，

何佩容；在江西有陳光遠；江蘇有李純，

齊燮元；湖南有趙恆惕；他們首創「聯省自治」。那些小子也就跟着鬧聯省自治，不受

中央政府的管轄。

姚：他們的人還很多嗎？

李：人倒還有不少，可都是些不成器的傢伙。最可恥的是在吳佩孚和段祺瑞時代的那些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的傢伙們，也跟着主張現在還是用國民黨的名義，在華中組織政府，那個姓蘇的就是這裏面的一個。聽說東京方面和少壯派的人都不滿意他們。我們是主張用五色旗的。

姚：照你這樣說來，……：

李：你相信我好啦，我包你在不久的將來，就會

做市長太太。我是頂相信內田主任的。

姚：在不久的將來嗎？

李：總快啦，你放心，如果你做了市長太太呀，那多麼享福啊！還不是要什麼有什麼。

姚：（笑）我要哇，我要，……：

李：好好，不談了吧！好寶貝，時候不早了，我們的工作要緊。（推她）走，走，去和偵探長聯絡聯絡，這件事情太重要啦。

姚：急什麼，就這樣走嗎？

李：要怎樣？

姚：我至少也要換件衣服呀！

李：啊！是是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夥計！要特別賣勁哪！

姚：真的，那二三十件衣裳都穿厭了，

李：好好！明天做，明天做。

（姚從內室下，李坐原位，聽差從外門上。）

聽差：李隊長，潘組長要會您。

李：請他進來。

（聽差下。接着就進來一個人，長長的，穿着長衣，蒼白的面容，約有四十來歲。他正

是老潘。）

潘：（走到中間，很恭敬地）隊長。

李：哦，是老潘；老潘！你來得正好，我正準備

找你。

潘：是的，隊長，我是特來報告的。

李：哦！對啦！聽說你昨天幹得很好呀！

潘：（謙虛地）沒有什麼，不過是，在隊長的領導

之下，我們當然應該特別盡力。

李：好，你說，你是怎樣佈置的？

潘：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就將一個人的手臂割了

下來，同時就把這隻手的大指和中指割斷，

分作兩個信捲和一個大的包裹，分送到那三

家報館裏去。我們怕包裹裏面的血管易透露

出來，所以就用荷葉，油布，報紙和棉布一

共包了四層，我們又恐怕他們當面拆開，發

覺祕密，所以就用了一種輪轉的方法送去，

使他們甲轉乙，乙轉丙，丙又轉給甲。接着

我就在大東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而又以另

外一個報社的陳社長的名義各搖了一個電話

給那三個報社的社長，說有要緊的事情須要

面談。接着我又在那一個旅館不遠的巡捕崗

位上丟了一個字條，以便引起巡捕的注意。

……

李：好的，其餘的屍身呢？

潘：都拋到河裏去了。

李：人頭呢？

潘：人頭丟在馬路上，用紙包着。這不是第六個

嗎，所以我在那顆人頭的頭髮上，夾了一個小紙條，上面寫了一個馬鹿的「鹿」字，好引起人的懷疑。

李：這人頭是誰？

潘：因為難民收容所裏，這兩天對於這件事情很注意，所以我們就沒有去騙，怕露出馬腳來，同時，我們這一組裏，有一個組員，事情幹得特別多，前次騙難民也是他出動的。我怕他走露消息，爲了滅口，所以我就把他借用了。

李：好的，朋友，你幹得好！

潘：是的，隊長，聽說今天全市的人都非常恐怖，一來因爲昨天又在街上發現了一個人

頭；再來因爲那三個報社的社長失蹤。

李：好，等下照例嘉獎。

潘：謝謝！

李：可是，我有一件事情正要問你。

潘：什麼事？隊長！

李：我好像記得你們這一組裏，有一個組員住在

霞飛路和金神父路的路口附近，是嗎？

潘：是的。

李：（驚惶地）那可真糟了。你知道，昨天晚上巡捕房裏派了多人去抓他。

潘：真的嗎？

李：真的。我聽得有密報。

潘：（忍不住笑了出來）哈哈……

李：（奇怪地）這還有什麼可笑的？

潘：我知道他們是會派人去抓的。

李：你怎麼會知道？

潘：（笑）不瞞隊長說，那個地點是我打電話告訴他們的。

李：（急）那爲什麼？你發了瘋？

潘：倒並不是發了瘋，我是想故意叫他們去撲個空。因爲那個組員就是我昨天借用的人頭。

李：（轉笑容）哦，你已經把他幹了嗎？

潘：是的，我已經把他幹了。我把他殺了以後，我才打電話告訴他們，我是想叫他們多碰幾次壁。使他們灰心，以便減少對於我們的注意。

李：（笑）朋友，你真能幹！可是，你可把我嚇壞了。

（潘笑。聽差上。）

聽差：（站在門口）隊長。

李！什麼事？

聽差：主任來了一個命令。

李：拿來！

（聽差送上一封信，卽下。）

（李拆信，閱讀。潘笑容可掬的，走到一邊。）

李：（拿着信反復地閱讀着，愁了一下眉頭。接着就轉過臉來對潘。）潘組長！

（潘回轉身，走近前。）

李：你家中幾個人？

潘：我家中一起有五個人，隊長。

李：有些什麼人？

潘：除我以外，有一個七十歲的老母，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兒子。

李：你兒子有多大？

潘：大的只有十三歲，小的今年才兩歲。

李：哦！（略停，想了一想。）好吧！（即忙打開

抽屜，取出兩包鈔票來。先遞給他一包。）

這裏有十塊錢十張的鈔票五十張，是工作獎金。

潘：（笑着臉伸手接着）哦！有五百塊錢嗎？謝

謝！

李：這裏還有五百塊錢，是我私人送給你的。

潘：（也接着笑）還有五百塊嗎？謝謝，謝謝！

（熱情地）隊長，您太好了！

李：（冷冷地）就作爲安家費吧！

潘：什麼！安家費！

李：（站了起來，走到他的跟前，拍着他的肩

膀。）朋友，請你原諒我，主任已有命令，

爲了減口，明天就要借借你的人頭。

潘：（大驚，倒退了幾步）什麼？你明天就要借我

的人頭呀？

李：對哪！明天就要借借你的人頭。

潘：（大聲，痛恨地）好！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我替你做的工作還少了嗎？這一個月來，我已把全市都造成一個恐怖的現象。你自己也

承認，我們第二組的工作比任何一組的工作都幹得特別好。你現在不但是不來特別的獎勵我，而且還要來殺害我！

李：這是主任的命令。（走回原位，坐下。）

潘：主任的命令！主任的命令，難道你就不能替

我求求情嗎？

李：他們的話，我只有服從。

潘：（哭泣地）哦！隊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去

替我求求情吧！因爲我家中還有一個年老的

第七號人頭

母親，還有兩個年幼的小孩，我不能死。

（哭）哦！隊長！我不能死！

（李提起一枝紅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字。）

（姚，從內室走了出來。）

姚：老李，我走了。

李：（並沒有抬頭，命令地）不要去了！

姚：（略驚，自語地）又爲什麼不去了呢？害我

打扮了半天！

李：（沒有理她，拿起字條對潘。）哪！拿去！

潘：（微喜地，走攏去用右手接近字條。看了一

眼，接着又很失望地吐出一聲：）哦！我的

天哪！（即忙把字條捏成一個紙團，連同左

手，一同舉起，放到胸前。背轉身，哭泣

地，慢慢地走到中間。）

姚：（自語地）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李，燃了一支香烟。）

潘：（很傷心地，慢慢地低下頭來，放開兩手，

把字團打開。望了一下左手的兩包鈔票，眼

淚一顆顆地滴下。又望了一下右手的字條，

三個大紅字像一把利劍的尖心，又刺進了他

的眼簾。他全身在顫慄，他的手在發抖，他

望着那張字條，慢慢地唸：）第，七，號。

（接着他咬着牙根，把字條撕碎，雙手捏成

一個緊緊的拳頭，放在胸前，又慢慢地抬起

頭來，無可奈何地，對着長天，發出一聲長

嘆。）

（他手中的兩包毒藥，不知是什麼時候，已

經掉在地下。）